

去某影视城消闲,兜兜转转之间,总感觉缺了点啥。出来进去的洞穿了几朝门槛,才恍然发觉,眼前这些高仿的城垣府衙、勾栏瓦肆之间,竟然见不到一处消防设施——当然不是指现代的消火栓、灭火器之类,而是与古建筑、特别是与成规模的古建筑浑然一体的原配防火用具,比如水缸。

直到今天,我们去北京故宫游览,这样的水缸,仍以大小不一的体量、兽口衔轭的姿态,千篇一律地密布在紫禁城的每一座宫殿院落,阳光下闪烁斑驳陆离的金色光斑。因为忌讳水、火二字,它们被官人们唤作“吉祥缸”。《清会典》记载,像这样的吉祥缸,宫内分布多达308口。当流逝的岁月同样变得斑驳陆离之际,仍然忠实地还原着历史的细枝末节。

或许是受福祸相依的道家哲理的浸淫之故,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对节制用火充满惕厉的国家了吧。早在黄帝时期,就有了消防官的一席之地“火政”——唐人孔颖达注疏:“以为救火之政耳。”

成文于殷商的《汤刑》,则开刑峻法之先河:“弃(炉)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对于经国治世别有一番纲领性宏论,以为贫穷之源,在于“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只有将“修火宪,敬山泽,林藪积草”,举为富国“五事”之首,方可“足民用”,确保“财之所出”。

取法于清醒的思量、高蹈的站位,防火的历史遗迹可谓遍布全国城乡。

今日扬州城内人气颇旺的甘泉路娱乐城,早在乾隆时期,便是广陵史上最早的水仓之所在,设有水井两口,水缸多只。坐落在大西南华盖山余脉大梁子上的山城重庆,有一处响亮的旅游打卡地七星岗,其地名脱胎于清末按北斗七

星的形制修建的七星缸——七口巨大的太平缸就坡屹立,借楠竹为管,彼此打通,储水备险。彼时重庆,大小不等的太平缸是取水极为不便的山城市民必备的生活兼消防设施,星罗棋布于大家小户。为保证水缸随时都能发挥作用,紫禁城的做派堪称豪阔。与平头百姓不同,帝后们并不靠它炊饮涮洗,水缸用途专一,每天有专人挑水,保证缸盈水满。夏季要常掏常新,防止蚊蝇滋生;冬季须上覆顶盖、外裹棉套,保温防冻,到了滴水成冰的时节,每口缸下置炭炉加温,昼夜不息。

不仅有缸,还有井。紫禁城内最有名的当属珍妃井。因为被慈禧用蛮力掐断的珍妃的香魂萦绕,让后人误以为那只是一口凶井而忽略了它的本真。殊不知,类似的水井遍布紫禁城的每一处旮旯,除生活所需,更为防火而凿。包括那些修葺在御花园、慈宁宫的池塘,貌似胜在观鱼赏莲,其潜在的功能,据晚明宦官刘若愚的宫闱笔记《酌中志》载,“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甚至从玉泉山引入紫禁城的内金水河,一路曲觞通幽、绕指盘桓,锁钥

般将武英殿、太和门、文华殿、文渊阁逐次勾连,最终出东南而汇入护城河,其存在的真意也同池塘一般,“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也,而是“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河实可赖”。“回禄”者何?传说中的火神是也。刘若愚见证道,明朝天启四年六科廊灾、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皆得此水之济”。

水缸、水井、水塘、水流,一群名不见经传的设计与缔造者,为紫禁城构建了一个兼具实用与审美双重功能的完美系统。时至今日,从前那些“防火”措施,有些已经过时,有些则被沿用。但不管怎样,我们老祖宗的“防火”智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老祖宗的「防火」智慧

姜龙飞



边看边聊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一个人应该发挥该有的作用,同时让人受教享用。

有几分功夫,才有一份功劳可言;有几份功劳,才有一份功德可建。

有事想通了,才痛快;有事想开了,才开心。

多些善心,少无灾星。

一分而见高低,一合融汇高低。

任劳许可少怨,任性少有遂愿。

悠然自得,安然自得,坦然心得,昂然志得。

狂妄,莫自以为是;彷徨,少自以为弱;辉煌,多自以为慎。

好汉不提当年勇,老汉常持时童心。

你有自己的太阳,死也死在自己的影子下。

具有排除干扰的良好能力,才能把事干好。

在追溯中追寻,在追寻中思索;在思索中追求;在追求中追究,在追究中追进。

百花有色香,片草无枯朽,满园风景,尽显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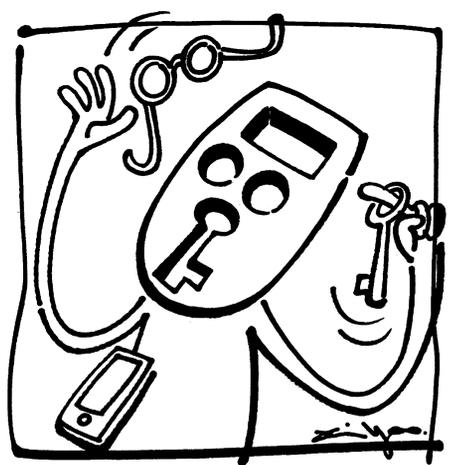
容有和谐而又不同状态的存在,许有大同而又精彩纷呈的世界。

肩有担当,身自清正硬朗,行则刚柔相强,当人之传颂敬仰。

你尽可表现自己,但请勿贬低他人。

没有一种历史担当,何来家、业的承当。

门槛敢过,门道善学;入门为弟子,出门是能者。



智慧快餐

郑辛逸

老年“儿歌”:找呀——找呀——找呀找……

50年前,台湾诗人余光中写了《乡愁》,且不说内容,仅乡愁两字打动了海峡两岸的无数读者。

时光飞驰,青春不再。50年后,曾经的城市小孩沧海桑田成了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流行乡愁是他们现在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怀念儿时的马路,儿时的弄堂,以及弄堂里的学校,并由此带出许多由人和事组成的故事。我想把怀念城里人儿时的生活场景情感现象称之为弄愁更为确切。

弄愁的表现形式很多,最多最流行的是微信同学群的聊天内容,除了带孩子、旅游、养生外,叫叫儿时伙伴的乳名绰号,忆忆“自学小组”“向阳院”往事、抖抖男女同学间的私密,儿时的弄堂生活永远是说不完道不厌的主题。

同学聚会最能显现弄愁情结,围坐一桌先玩玩“击鼓传球”的儿戏,念念“落雨了,打烊了,小巴辣子开会了”的童谣,如遇六一儿童节那天,必有几位同学脖子上佩戴着红领巾进门行礼的场景,这时一下子把人拉回到儿时那个年代,酒还未喝,心已微醉。

淮海中路光明邨、老人和,南京东路新雅、沈大成每天总有老人排队买熟食买糕点,这些老人大都原先住在市中心,从康桥罗店莘庄九亭赶过来,曾听年轻人议论说这些人吃顿饭介空,我想小伙子还年轻不知愁滋味,他们买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熟食糕点,买的过程也是弄愁宣泄回忆过去的过程。

我有一位30多年前的老同志,原住长乐桥,在重庆南路上的区政府大院上班,后来改善住房条件买了浦东花木地区商品房,单位也调至浦东新区政府大院。退休了,挥不掉弄愁情结,几乎每周乘地铁来一趟淮海路,中午沧浪亭就餐,或葱油开洋拌面,或蚝油双菇面;回去时到老昌买点心、老人和买熟食带回家。

多彩的“弄愁”

吴永耀

公园里大家唱也是弄愁的途径。每到双休日,大家从东南西北聚集在一起,唱的奏的连指挥同是退休老人,尽管嗓音不一,但同唱那个年代的歌曲,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又一曲《喀秋莎》,再一曲《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等。

两个小时的大声唱,让人遗忘了尘世间的烦恼,忧愁得到释放,有益于身心健康。这几年一下子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摄影老人,冒出身形色色的摄影组织,其实不少人就是40年前投身职工书评群众影评的文学青年,他们中不少人情有独钟老街老屋,在摄影摄影的过程中,回味过去的老时光。我有一位朋友,退休前在宣传部门专职摄影,退休了在朋友圈经常晒晒老

人民音乐家马可可是中国民族歌剧的奠基人之一。他虽英年早逝,但在其短暂的四十年音乐生涯中,留下了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和歌曲《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一批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经典作品。

马可青年时代就读于河南大学化学系,他原本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被当时残酷战争无情地击得粉碎。为了抗日救亡,马可在校园内组织歌咏队,并自学作曲技法,谱写救亡歌曲,用歌声来唤醒、团结当地民众投身抗日洪流。

洗星海随上海抗日演剧队到郑州慰问演出时,无意中

发现马可是个音乐天才,于是就鼓励他走音乐之路。结识洗星海是马可人生的转折。1940年,已担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的洗星海写信召唤马可,希望他能来延安学习工作。老师的厚望,令热爱音乐的马可喜不自禁,他毅然决然地马上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打那以后,他潜心拜在洗星海门下刻苦学习、钻研作曲技法。他一直牢记老师关于生活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和旋律又是音乐真正生命的教诲,长期深入生活、体察民情,不

断积累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养分。他常说:课堂上学一首首作品,不如到田间坑头听老乡唱首民歌。正因为有生活和对时代的深刻感悟和熏陶,马可和刘炽、劫夫被并誉为当年延安的“三大旋律家”。

延安的火热生活,给了马可无穷的创作天地。他的成名作歌曲《南泥湾》就是在那个年代谱写的。

延安当年曾流行秧歌剧。这是鲁艺师生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后,新创的一种音舞样式。它把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秧歌,经过精心的改革打造后,成为一种有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的新剧种。那时经常上演的有《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等,马可创作的《夫妻识字》诙谐幽默、寓教于乐,是这个新剧种的代表。

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鲁艺受命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作一部崭新的民族歌剧。经过大伙的集思广议,最终选定了当时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为创作题材。学校随即组成最强的创作阵容去河北农村下生活……

这部名为《白毛女》的民族歌剧,由贺敬之、丁毅

建筑照片,把以前拍的老照片或档案馆查到的旧照片和新摄的照片同框展现,显示岁月的沧桑感。

报刊或网上或手机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时不时会闪过忆旧的文章和照片,特别是市中心的弄堂和马路,大致三类,一类描写以前的小资情调,一类是叙述已消失或改造得面目全非的以前街景,还有一类是回忆儿时的弄堂生活。“夜光杯”里陈建兴写里弄人和事的系列文章就是典型的弄愁。海派文化研究专家马尚龙则是这方面出类拔萃佼佼者,他的《上海分寸》,写路与弄堂以及带出人和事的故事,在在分寸地传递城里人弄愁情愫的同时,恰如其分地植入海派文化的元素。

诚然,把弄愁成为老年生活的一部分,无妨且有益。不过,倘若把弄愁作为老年生活的全部,那就有“玩物丧志”之弊了。

闲话当年打“双电”

黄柏生

安装。我和孩子们去四川北路总局24小时轮流排队争名额。一门电话安装费1500元,几近我一年半的收入,放到今天,几乎可买一辆国产小汽车了。

那时,如非有特急、突发事情,没人想去电报房——“一听电报叫,心里别别扭扭”。电报每字三分钱,标点同价。“小农”的积极性,蔚成自给自足的新风。现在回想,兀自一乐耳。

回望当年打“双电”之窘,面对眼前微信一秒抵达全球各地的碾压了多少钱?我答:“2元。”他摇摇

头:“你这么写,连标点,过百字,得付3元多!”在我瞠目时,他用红笔改写:“母病重速归”,“去付1角5分。”立刻降费20倍!

记得当时一位作家曾调侃:谁写文章啰嗦,每个字削三分钱!受此启发,作为语文教师的我旋即宣布作文批改“新政”:把100多字浓缩成5个字不是作文,但写各体作文,既具体、脉络清楚又不重复啰嗦则是追求的目标。以后,凡达标的,“贝多芬”(被多加分);重复啰嗦的,每句扣3分!与之配套,还每句可以因推敲而迟交,可以交流切磋。学校通谚:“考考考,老师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这一师生各自加压的“作文经济”,调动所有

“小农”的积极性,蔚成自给自足的新风。现在回想,兀自一乐耳。

回望当年打“双电”之窘,面对眼前微信一秒抵达全球各地的碾压了多少钱?我答:“2元。”他摇摇

头:“你这么写,连标点,过百字,得付3元多!”在我瞠目时,他用红笔改写:“母病重速归”,“去付1角5分。”立刻降费20倍!



孝子颜文樑

冯寿侃

去过颜文樑府上的人,如果留意的话,定会看到厅中有一宝龕。宝龕内置的是一只风干的苹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过多次颜文樑府上的我忍不住好奇心,便询问了颜老,宝龕里为何要置一只风干的苹果?颜老说置此苹果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并告诉我,那时他的母亲想吃苹果,因为他忙于办学及绘画,于是疏忽了此事。直至母亲辞世后,颜文樑觉得很愧对母亲,于是,孝子颜文樑就专门用此宝龕置放一只苹果以示纪念,而这个风干的苹果已经静静地与颜老相随好几十年了。

今念及此,也乞知情者进一步补充此故事,更以传扬中华传统的孝慈美德。

等编剧。马可、瞿维、张鲁作曲。其实参与创作的还有向隅、李焕之、寄明、刘炽,但他们最终在作品上都未署名。此剧的主要旋律基本都由马可完成,他为谱写其中的几个唱段,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感情中,眼泪不知流了多少。

《白毛女》作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1945年5月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大礼堂公演便引起轰动;不久,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专场演出,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1951年《白毛女》被搬上银幕,从此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和喜爱。

1952年,马可又为戏剧歌剧班毕业生,量身定做了一台六幕喜歌剧《小二黑结婚》,在揭示人物内心和塑造音乐形象时,马可作了很多探索。剧中《清幽幽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成了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作品。此剧1953年在北京首演,在1956年的全国音乐周上一炮打响,从此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

从饭团演变而来的粽子,实在是中华美食之艺术品。粽子可餐更在于其秀色。且不论粽子的造型有三角形、四角锥形、枕头形、宝塔形、圆锥形等;也不论口味荤素兼具,有甜有咸,说粽子具有艺术魅力并非只是具象的外形和口味,而是蕴含在粽子的制作过程中。故每逢端午,我总会忆起外婆裹的白米小脚粽。

外婆裹粽是很有一套的,箬叶浸洗烫软而保持碧绿,糯米淘洗筛选剔除杂质,而后用中指和食指夹住两张箬叶,把一端卷成斗状,灌入糯米,压紧,然后真是“妙手生花”了,也不知怎么把箬叶翻来绕去,就裹了起来,再用“鞋底线”扎好,外形恰似外婆那小脚,有的还带一截“脚脖子”。

外婆裹的粽子解开后绝不像现在买来的,大多或散或瘫或黏满箬叶,搞得你一塌糊涂。外婆裹的粽子解开后不黏箬叶,造型完好,晶莹剔透,真正的一件艺术品!蘸上砂糖,吃起来润滑爽口,浓香诱人。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